

儿童早期发展战略

李鸿斌

如皋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江苏如皋

【摘要】全面推进儿童早期发展应作为国家战略，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要求，必须准确把握儿童早期发展的方向，自觉遵循早期发展的基本原则，全面理顺不同层面的职责任务，科学统筹落实保障措施，有序推进中国儿童早期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培育后备战略人力资源。还要从更为深远的视角——人类种群的延续与繁衍，认真审视儿童早期发展，其方法措施应当而且必须能够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儿童早期发展；战略；基本原则；经历；环境

【基金项目】江苏省妇幼健康科研项目（F201835）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Strategy

Hongbin Li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care family planning service center of Rugao, Rugao, Jiangsu

【Abstract】 This paper holds that promoting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in an all-round way should be regarded as a national strategy, it is the requirement of the times to realize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We must accurately grasp the direction of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consciously follow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comprehensively define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different levels, scientifically coordina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safeguards, promote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in an orderly manner, and cultivate reserve strategic human resources for building a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power. We must examine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from a more far-reaching perspective, that is, the continua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human population, the methods and measures of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should and must be able to promote sustainable human development.

【Keywords】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Strategy; Basic Principles; Experience; Environment

儿童是家庭希望，国家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后备人力资源。儿童早期是全生命周期的重要起点，是大脑发育关键及可塑性最强的阶段，受儿童、家庭和社会环境的广泛影响^[1]。人口的不平等及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来源于不利的早期经历^[2]。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产前期和婴儿早期对大脑、免疫系统和代谢调节的发育至关重要^[3]，发育神经科学表明早期生物和心理社会经验影响大脑发育^[2]。生命早期经历会通过动态的基因-环境交互作用影响大脑神经环路发育、免疫系统编程过程、神经和内分泌系统，包括成人期慢性疾病的发生、乃至终身职业成就及发展轨迹^[5,6]。促进儿童早期发展已成为全球共识，是 2030 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

内容之一，各国政府应将推进儿童早期发展列为政治优先事项^[4,7]，事实上，多个国家把保障和促进儿童早期发展列为提高国家综合实力和竞争力的战略举措^[8]，比如，2013 年美国通过了“美国儿童强劲起步”促进法案^[9]。但儿童早期发展又是一个被忽视的问题，尤其是在资源匮乏的国家^[4]。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 2.5 亿 5 岁以下儿童面临无法发挥其发展潜力的风险^[10]。尽管国际上有许多支持儿童早期发展的项目，但相关服务支离破碎，质量参差不齐，规模化项目很少，评估也很差^[11]，没有“很好地扩展”，导致大量儿童无法接触到^[12]。那么，中国的情况如何，值得重视和关注。本文在复习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个人看法，为推进中国儿童

早期发展提供参考意见。

1 儿童早期发展在中国的发展

儿童早期发展在中国首先是在儿童保健工作和学术界的一个重要主题^[13]，中华预防医学会儿童保健分会在2003年召开了第一届儿童早期发展论坛，2007年举办的全国政协儿童早期发展论坛，国务院妇儿委、卫生部、教育部、全国妇联、科协等部门参加了会议。继而我国政府对儿童早期发展工作高度重视，2014年原国家卫计委制定了《儿童早期发展示范基地标准》，2015年9月，原国家卫计委计划利用5年时间，在全国建立起100家早期发展示范基地。据2018年2月文献报道，在21个省设立了30家国家级儿童早期发展基地，同时在全国范围开展了系列试点工作^[14]。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2017年十九大提出了实施健康中国战略，2019年国家施行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进一步重视妇幼等重点人群健康，着力不断提高妇幼健康水平，落实健康儿童计划，加强儿童早期发展。各级儿童保健相关学术组织陆续举办了儿童早期发展实用技术推广及学术研讨系列活动。

但是，在中国儿童早期发展起步相对较晚，仍处于探索提高阶段，存在着诸多不足与现实问题。一些家庭对儿童早期发展存在观念上的误区，认为“培养高智商就是培养人才”^[15]；缺乏规范的儿童早期发展中心，各类“早教中心”缺乏行业规范，发展参差不齐，大多仅聚焦于教育^[9]；一些缺乏循证学依据的方法被趋之若鹜，如“莫扎特音乐”、昂贵的“教育类”玩具或软件等^[9]；城乡及地区差异明显，两极分化严重，“十三五”期间国家级儿童早期发展示范基地大多依托于省市三级妇幼保健机构儿童保健科组建，事实上，绝大多数儿童生活在农村和社区；另外，即使在起步较早的地方，也存在多学科联合、趋利行为等诸多问题。因此，必须瞄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要求，准确把握儿童早期发展的工作方向，自觉遵循早期发展的基本原则，理顺不同层面的工作任务，科学统筹保障措施，有序推进我国儿童早期发展。

2 工作方向与基本原则

2.1 工作方向

中国儿童早期发展必须紧紧围绕实施健康中国

战略，自觉顺应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性转变，推进妇幼健康服务的供给侧改革，把农村基层及贫困地区作为儿童早期发展的重点方向，以家庭为核心、社区为中心、托幼机构为重点，营造适宜的生活环境，塑造多彩的早期人生经历，全面落实配套措施，促进儿童早期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培育后备人力战略资源。

2.2 促进儿童早期发展的基本原则

(1) 坚持以儿童早期为根本。生命早期一千天被视为改善儿童和人口健康干预措施的重要机会之窗^[16]。要抓住儿童早期大脑发育可塑性强的关键时期，营造适宜儿童早期发展的自然环境，维护和促进儿童早期的自然进程^[17]，保障以生命周期原点为起始的自由与和谐发展，推动人的全面发展。

(2) 坚持儿童早期综合发展、协调发展。儿童早期发展是儿童体格、社会情感、语言和认知等方面的全面综合发展^[9,18,19]，是建立在不同阶段发展基础上的渐进的自然进程^[8]，促进措施需要适当、科学，既要反对忽视早期发展，又要反对盲动冒进。要从健康、营养、安全和保障、回应性养育和早期学习等方面提供公平的政策举措^[10]。

(3) 遵循儿童早期发展的客观规律。儿童早期发展的自然进程是人类进化、自然选择的最佳方案^[20]，自然进程的里程碑是不以家庭和社会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早期发展的自然进程在不同发展阶段的规律不可抗拒、无法超越，需要探索洞察规律，正确认识规律，掌握并利用规律，培育、锻炼儿童，促进早期发展。

(4) 立足儿童早期实际、树立放眼一生的整体观。从儿童早期内在世界的真实需求出发，从各自家庭的实际出发，从社区现状的特点出发，从相关机构的服务能力出发，因地制宜，促进儿童体格生长，启发认知萌芽，培育社会情感，充分挖掘潜力，激发可持续动力，为未来一生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5) 坚持面向农村基层、面向贫困地区。农村、基层是儿童早期发展工作的重点方向。越是偏远的农村，越需要传播儿童早期发展的观念，越是贫困地区，越需要落实儿童早期发展的促进措施。始终维护儿童早期发展权利的公益性，充分体现儿童早期发展服务的均等性，针对农村基层、贫困地区（家庭），落实扶持政策，实行分类指导。

3 儿童早期发展的工作任务

3.1 医疗保健机构的儿童早期发展的工作任务

提供孕产期、儿童系列保健服务，开展定期健康检查，生长发育、心理行为及社会能力评估，高危儿管理，发育偏离/障碍评估与管理，对家庭在不同发育阶段的喂养、交流与玩耍、护理等育儿内容实施个别指导，健康教育宣传，亲子活动和游戏指导。重点是推广应用促进及保障儿童早期发展的方法措施、预防儿童发育不良风险，并针对发育问题实施综合干预^[5]。

3.2 以家庭为核心的儿童早期发展任务

按国家孕产妇和儿童系统保健管理的程序要求，主动到相关医疗保健机构接受定期健康检查，选择适当的医疗机构住院分娩，对发生的高危因素，主动咨询了解，知情选择。家庭要针对不同发育阶段的特点，提供充足营养，学习应用科学护理的措施，坚持不断交流和玩耍，实施回应性养育^[21]，为儿童早期营造良好的生活环境，塑造多彩的早期人生经历。按程序预防接种，防控疾病。预防意外伤害，培养安全意识。保护儿童生存权和健康权。

3.3 基层村（社区）的儿童早期发展任务

因地制宜，选择适当地点，为农村（社区）家庭提供接受指导、交流经验、建立伙伴关系的活动中心，调配装饰适宜婴幼儿活动的场所。配备故事书、游戏玩具、育儿图书等材料以及室内外活动的设施，培养村（社区）卫生室的医务人员，提供及时恰当的指导。

3.4 托幼园所的儿童早期发展任务

促进幼儿生长发育和机能的协调发展，增强体质，促进心理健康；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卫生习惯和参加体育活动的兴趣；培养正确运用感官和运用语言交往的基本能力，增进对环境的认识，培养有益的兴趣和求知欲望，培养初步的动手探究能力；萌发爱祖国、爱家乡、爱集体、爱劳动、爱科学的情感；培养良好的品德行为和习惯，以及活泼开朗的性格；培养幼儿初步感受美和表现美的情趣和能力。

4 儿童早期发展的保障措施

4.1 开展健康教育

广泛持久深入宣传儿童早期发展的深远意义，提高社会各界的重视程度，促进社会、家庭投资儿

童早期发展。开展儿童早期发展适宜技术的宣传教育，引导家庭掌握并实施喂养、护理、交流与玩耍的正确方法，促进个体儿童发展的自然进程。抓住媒体融合发展的新时机，普及儿童早期发展科学知识，提高科学育儿知识社会知晓率。开展儿童早期发展科普宣传活动，引领儿童早期发展医务人员、志愿者走进社区、走进家庭。根据家庭需求变化，针对共性问题，定期开设家长学校，帮助家庭探讨解决问题的方法。

4.2 加快人才培养

重视县（市）、乡镇、村（社区）妇幼保健人才的培养与引进。吸引优秀医学人才从事妇幼健康服务，热爱儿童早期发展工作。有计划安排妇幼保健医务人员到上级医疗机构进修，学习掌握促进儿童早期发展的适宜技术。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相关继续教育项目，不断更新知识与观念。培养社会志愿者，为家庭的技能训练提供上门服务与实时指导。用课题项目培养人才，给青年医务人员下任务、压担子，促进成长。建立健全人才考核和激励机制，突出业绩，向关键岗位、业务骨干倾斜，体现医务人员劳动价值。

4.3 加大投入力度

投资儿童早期将会获得最大回报^[5,13,22]。正确引导社会不同领域投资儿童早期发展，家庭主动、合理投资。加大政府对妇幼健康服务的有序投入，逐步将儿童早期发展内容纳入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中^[5]。各级医疗保健机构要主动营造适宜儿童早期发展的服务环境，调整科室布局，优化服务流程；落实便民服务措施，开辟室内外活动场所；定期开放家长学校、亲子活动园地；从需求出发，购置新设备，引进新技术。乡镇卫生院要加强妇幼保健服务科室的标准化建设与规范化管理。村（社区）级要创造条件，配置儿童早期活动中心，合理安排活动。

4.4 强化科学管理

坚持多部门协作，特别是教育、社会和儿童保护部门，都必须满足儿童早期发展需求^[7]，根据不同机构在儿童早期发展方面的职责任务，施行责任制管理。健全不同发展阶段工作目标，注重质量与效果。建立双向转诊制度，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实施保健服务供给侧改革，不断拓展服务项目，拓

宽服务渠道。正确运用考核、评估、验收的指挥棒，弱化资料档案的能级效应，重视学习掌握、灵活运用早期发展技能的实际效果。主动干预贫困地区及家庭^[23,24]，保障儿童早期发展促进措施落到实处。多部门协作做好托幼园所的规范管理，明确社会民办托儿所、早教机构的归口管理，严格管控，强化督导，确保正确的发展方向。

4.5 深入探索研究

研究儿童早期发展的客观规律^[25-27]，分析影响儿童早期发展的内外因素，洞悉儿童早期的真实世界及其基本需求。研究儿童早期人生经历与生活环境促进大脑发育的科学机制，探寻后天性经验^[28]矫正儿童早期发展忽视的“介入”原理与正确路径，探究有形或无形的“发育编程”^[17]芯片式的“生物性嵌入”^[18]替代新技术。目前从国际上很少有专门用于儿童早期发展领域的测量工具，大多工具的可访问性、培训要求、临床相关性和地区应用不容乐观^[29]，存在着诸多问题。有必要建立适合国情的评价儿童早期发展水平的评估方法^[14]，为实际应用提供切实可行的工具。研究不同发展阶段自然进程的最佳干预时机、干预的最佳能级，评估干预措施的近期及远期效果，筛选符合循证学依据的干预措施。

儿童早期发展，从战略层面，要求具有深远的前瞻性，不仅仅是立足儿童早期当下，更要着眼未来一生，一方面表现促进身心健康，长寿且生存质量高，一方面表现为实现人生价值，有一定的社会贡献，这就需要在儿童早期发展关键期促进大脑发育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培养儿童养成良好的习惯，使健康的生活方式成为习惯，培育持久的好奇心和探索未知的能力，使对兴趣的探索成为习惯，使学习成为终身习惯，从而促进一生的可持续发展。还要从更为深远的视角——人类种群延续繁衍，认真审视儿童早期发展，一百年太短，务必放眼万年，儿童早期发展的方法措施应当而且必须能够促进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 [1] Laurie M, Carolynne Shinn MS, Mindy T, et al. The effectiveness of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programs: A systematic review[J]. American Journal of Preventive Medicine, 2003,24(3):32-46.
- [2] Walker S P, Wachs T D, Grantham-Mcgregor S, et al. Inequality in early childhood: risk and protective factors for early child development.[J]. Lancet, 2011,378(9799):1325-1338.
- [3] Shonkoff J P, Boyce W T, Levitt P, et al. Leveraging the Biology of Adversity and Resilience to Transform Pediatric Practice[J]. Pediatrics, 2021,147(2):e20193845.
- [4] Shawar Y R, Shiffman J. Generation of global political priority for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the challenges of framing and governance[J]. Lancet, 2017,389(10064):119-124.
- [5] Eming Y M.投资儿童早期发展以及儿科医护工作者的作用[J].中华儿科杂志,2018,56(2):81-83.
- [6] Shonkoff J P, Richter L, Vand G J, et al. An Integrated Scientific Framework for Child Survival and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J]. Pediatrics, 2012,129(2):460-472.
- [7] Richter L M, Daelmans B, Lombardi J, et al. Investing in the foundat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athways to scale up for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J]. Lancet, 2017,389(10064):103-118.
- [8] 朱宗涵.儿童早期发展学科进展的启示[J].中国儿童保健杂志,2008,16(1):1-2, 8.
- [9] 江帆.儿童早期发展-新时期儿童保健工作的挑战[J].中国儿童保健杂志,2014,22(3):228-230.
- [10] Black M M, Walker S P, Fernald L, et al.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coming of age: science through the life course[J]. Lancet, 2017, 389(10064):77-90.
- [11] Daelmans B, Darmstadt G L, Lombardi J, et al.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the foundat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J]. Lancet, 2017, 389(10064):9-11.
- [12] Cavallera V, Tomlinson M, Radner J, et al. Scaling early child development: What are the barriers and enablers?[J]. Archives of Disease in Childhood, 2019, 104(s1):43-50.
- [13] 朱宗涵.我国儿童保健的历程:从儿童生存到儿童发展[J].中国儿童保健杂志,2014,22(1):1-3.
- [14] 张云婷,赵瑾,单文婕,等.儿童早期发展评估工具及其在中国的开发应用[J].中华儿科杂志,2018,56(2):84-87.

- [15] 杨玉凤.我国儿童早期发展面临的挑战[J].中国儿童保健杂志,201,24(3):225-227.
- [16] Darling J C, Bamidis P D, Burberry J, et al. The First Thousand Days: early, integrated and evidence-based approaches to improving child health: coming to a population near you?[J]. Archives of Disease in Childhood, 2020,105(9):837-841.
- [17] 朱宗涵.教育科学和生命科学的结合:有关教育生物学的思考[J].教育生物学杂志,2013,1(2):81-86.
- [18] 毛萌,杨慧明.儿童早期发展的社会生物学意义[J].教育生物学杂志,2014,2(3):139-143.
- [19] 杨玉凤.整合医学与儿童早期发展[J].中国儿童保健杂志,2017,25(2):109-111.
- [20] 朱宗涵.儿童早期发展面临的挑战[J].中国儿童保健杂志,2005,13(1):53-55.
- [21] Pia RBritto, Stephen J Lye, Kerrie Proulx, et al. Nurturing care: promoting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 ScienceDirect[J]. Lancet, 2017, 389(10064):91-102.
- [22] Donald AP Bundy, Nilanthi de Silva, Susan Horton, et al. Investment in child and adolescent health and development: key messages from Disease Control Priorities, 3rd Edition[J]. Lancet, 2018,391(10121):687-699.
- [23] 石慧峰,张敬旭,王晓莉,等.儿童早期发展综合干预策略对改善贫困农村地区 0~35 月龄儿童养育照护的效果[J].中华儿科杂志,2018,56(2):110-115.
- [24] 吴天晨,石慧峰,杜雨峰,等.图书和玩具对中国贫困农村地区儿童早期发展的影响[J].中华儿科杂志,2019,57(3):187-193.
- [25] 李鸿斌,樊荷莲,冯海娟,等.儿童体格生长发育指标生长速度的问题与思考[J].医学综述,2021,27(22):4491-4495.
- [26] 李鸿斌,樊荷莲,冯海娟,等.中国九市 0~2 岁儿童体重平均增长量分析[J].国际临床研究杂志,2022,6(1):90-99.
- [27] 王洁,李鸿斌,冯海娟,等.中国九市 0~2 岁儿童身长月平均增长量分析[J].当代医药,2022,28(11):4-8.
- [28] 柳昀哲,张丹丹,罗跃嘉.婴儿社会和情绪脑机制的早期发展[J].科学通报,2013,58(9):753-761.
- [29] Boggs D, Milner K M, Chandna J, et al. Rating early child development outcome measurement tools for routine health programme use[J]. Archives of Disease in Childhood, 2019, 104(S1):22-33.

收稿日期: 2022 年 7 月 26 日

出刊日期: 2022 年 8 月 29 日

引用本文: 李鸿斌, 儿童早期发展战略[J]. 国际儿科研究杂志, 2022, 2(2) : 37-41.

DOI: 10.12208/j. ijped. 20220024

检索信息: RCCSE 权威核心学术期刊数据库、中国知网 (CNKI Scholar)、万方数据 (WANFANG DATA)、Google Scholar 等数据库收录期刊

版权声明: ©2022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 (OAJRC) 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